



当



说名

译林出版社

圣彼得堡来客

〔英国〕肖·福莱特 著 林珍珍 骆世良 钱力 陈臻 译



圣彼得堡来客

THE MAN FROM ST.PETERSBURG

[英国]肯·福莱特 著 林珍珍 骆世良 钱力 陈锋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 Writers House, Inc. 并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Copyright © 1982 by Ken Follett.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Writers House, Inc. and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78 号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圣彼得堡来客
The Man From St. Petersburg
作 者 [英国]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译 者 林珍珍 骆世良 钱 力 陈 锋
责任编辑 李景端
原文出版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七二一四印刷厂(地址:南京汉口路 2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80—4/I·533
定 价 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肯·福莱特是英国当代小说家。他的处女作《针眼》于1978年出版,这使他一举成名,当年便获得了美国侦探小说家的最高奖——爱德加·爱伦·坡文学奖。

福莱特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在1979年到1983年短短的几年中,他以一年出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谍三角》、《蝴蝶梦之谜》、《圣彼得堡来客》和《万里救人质》等小说或长篇报告文学。福莱特的作品多以重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为背景,将主人公的身世同历史事件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使读者爱不释手。他的大部分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圣彼得堡来客》的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的英国。德国人磨刀霍霍,覬覦整个欧洲。以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内阁成员力图与俄国结盟,将战祸东移,因此敦促同俄国皇室有亲属关系的沃尔登伯爵与俄国派来的特使、沃尔登伯爵夫人的亲外甥奥洛夫亲王进行谈判。不料,俄国无政府主义组织截取了俄英两国企图进行密谋的消息,立刻派遣恐怖主义分子费里克斯跟踪前往,伺机在英国暗杀奥洛夫亲王,从而离间俄英关系,阻挠俄英缔约。富有戏剧性的是,伯爵夫人莉迪娅原是俄国贵族的千金,年轻时曾与费里克斯有过一段艳遇。费里克斯在寻觅奥洛夫的下落时,无意中与旧日的情人重逢,原来她就是参与密谋的沃尔登伯爵的夫人。面对两个互不相容的男子——一个自己深深地爱过,一个正热烈地爱着自己,莉迪娅进退维谷。随着故事

的深入发展,刺客与俄国密使先后来到沃尔登府第。费里克斯为了诱杀奥洛夫,只得放火烧毁这座深宅大院。最后,奥洛夫固然被费里克斯所射杀,这位远道而来的刺客自己也没有免于死:他为了抢救沃尔登家的小姐——事实上是他自己与莉迪娅十八年前生下的私生女,也为熊熊大火所吞没。

不言而喻,《圣彼得堡来客》一书中的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然而,凡是稍微知道一些二十世纪初叶世界史的读者都会发现,作者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具体描绘,对于英俄之间勾心斗角的深刻揭露,对于沙皇统治下俄国人民的遭遇的详尽叙述,对于英国王室社交生活的揶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希望这部小说不仅能使读者享受某种乐趣,而且会使人们增长历史知识。这就是我们译介这一作品的初衷。

第 一 章

这是一个沉闷的星期天下午，沃尔登就喜爱这种时刻。他站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眺望着花园。广阔平整的草坪上点缀着几棵大树：一棵苏格兰松树，两棵巨大的橡树，几棵栗树和一棵像姑娘头上的鬃发似的柳树。太阳高挂在天空，树木投下幽暗、阴凉的影子。鸟儿静悄悄的，唯有蜜蜂心满意足地从窗户旁盛开着花朵的攀缘植物中发出嗡嗡的声响。屋里也寂静无声。下午，大多数仆人放假走了。周末唯一的客人有沃尔登的弟弟乔治及其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孩子。乔治外出散步未归，克拉丽莎躺着歇息，孩子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沃尔登感到轻松、自在。他刚才上教堂去时当然是身着礼服，一两小时之后他又得穿上燕尾服，打上白色的领带。可眼下，他只穿着一件花呢西装，配上软领衬衣，心里很感轻松。他暗自思忖，要是莉迪娅今晚弹钢琴的话，这一天便算得上十全十美啦。

他转过身对妻子说：“你饭后弹不弹琴？”

莉迪娅莞尔一笑：“只要你喜欢。”

沃尔登听到了什么声响，转身向窗口望去。只见车道的尽头，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开来了一辆小汽车。沃尔登不由得心中感到一阵恼怒，仿佛在暴雨来临之前，他的右腿发出隐隐约约的痛感一般。干吗让车子惹自己生气呢？他暗自思忖道。他并不反对汽车，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而且常常乘着它往返于家里和伦敦——只是一到夏天，车子在乡村小道上很惹人嫌：随着车子在未铺柏油的路面上轰鸣驶过时，扬起的尘土铺天盖地。他正在琢磨着铺一两百码的柏油碎石路的问题。按说，他办这种

事不会优柔寡断,但自 1909 年劳埃德·乔治设立了公路董事会以后,与公路有关的事宜就不归他管辖了。这,他意识到,正是他感到恼怒的原因所在。自由党立法的一大特点在于:他们伸手向沃尔登要钱去干他们的公干;这些事本来沃尔登完全可以自己一蹴而就,可是到头来他们却办不了什么事。看来最终得由我自己请人铺设柏油路面,他想到。可光为了铺路得让我出两笔钱,这件事叫人实在心里难平。

汽车拐进了砾石路的前庭,在南大门的对面震颤着轰响一阵以后停了下来。车尾排出的废气飘逸到窗里来了,沃尔登屏住了呼吸。只见司机头戴钢盔、风镜,身着笨重的驾驶服跨出车来,为乘车者打开车门。从车上走下一个穿黑外套、戴黑毡礼帽的矮个子男人。沃尔登认出了来人,不由得心中一沉:今天这个宁静的夏日下午算是完啦。

“是温斯顿·丘吉尔,”他说。

莉迪娅说:“这可真尴尬。”

此人怎么也不甘心受人冷落。上星期四他曾送过来一张字条,当时沃尔登未加理睬。星期五他又到沃尔登的伦敦寓所登门拜访,结果被告知说,伯爵大人不在府上。今天是星期天,他竟风尘仆仆,一路驱车到诺福克来了。他还会被打发走的;难道他认为自己的固执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成?沃尔登暗自想道。

他本不愿对人粗暴无礼,可是,丘吉尔活该受到这样对待。自由党政府——丘吉尔在其中担任大臣之职——正在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进行穷凶极恶的攻击,其表现有:征用地产税,破坏上院,企图把爱尔兰拱手交给天主教徒,削弱皇家海军,屈服于工会和可恶的社会党人的讹诈。沃尔登和他的朋友们可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的。

房门打开了,普里查特走进屋来。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伦敦佬,黑色的头发油光锃亮,脸上显出一副庄重的神气,可是谁见了都知

道这种神气是虚假的。他还是个孩子时便逃到海上，后来又在东非弃船离职。当时正在那里旅行的沃尔登雇佣了他，让他监督土著搬运工。打那时起两人就没有分开过。现在，普里查特是沃尔登的大管家，不管沃尔登的家搬到哪里，普里查特始终跟着他。他对于主人俨然是一位朋友，而不仅是他的仆人。

“海军大臣驾到，老爷。”普里查特通报说。

“说我不在家。”沃尔登说。

普里查特显得局促不安。他还不习惯于把内阁部长拒之门外。如果是先父的那个管家，那他肯定会毫不含糊地遵命照办的，沃尔登这样暗自思忖着。可是，老仆汤姆森已经体面地告老退休了，眼下正在乡下农舍花园里种植玫瑰。不知怎么回事，普里查特始终学不会那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气派。

普里查特有点结结巴巴了，通常，他遇到十分高兴的事或异常紧张的情况总是这样。“丘吉尔先生说，你……你会说自己不……不在家，老爷。他说让我把这……这封信交给您。”说着他把放在托盘上的信递了上去。

沃尔登历来不喜欢让人牵着鼻子走。他怒气冲冲地说：“把信退回去……”说到这儿他收住话头，重又看了看信封上的笔迹。这些斜体字母写得又大又清晰，看上去很眼熟。

“哎呀！”沃尔登脱口而出。

他立即接过信封，打开后抽出一张厚厚的白纸，信笺对折着。信笺的顶部印着一个红色的王冠。沃尔登念道：

白金汉宫

1914年5月1日

亲爱的沃尔登：

务请接见年轻的温斯顿。

乔治五世

“是国王手谕。”沃尔登对妻子莉迪娅说。

沃尔登这时窘得脸都红了。如此惊动国王陛下可太不礼貌了。沃尔登感到自己仿佛是个小学生，吵架时被大人制止，并令他去继续准备功课。好一阵工夫，他真想不理睬国王旨意。但是后果怎样呢……他的妻子莉迪娅将不可能再受到王后的召见，人们也不会邀请沃尔登一家出席有皇亲国戚到场的各类聚会，最糟糕的是，沃尔登的女儿夏洛蒂将不能作为一个初入社交界的女子涉足王宫。他们一家的社交生活便就此遭殃。那么，他们不如索性迁居国外算了。不行，绝不能违抗国王的旨意。

沃尔登叹了口气。丘吉尔已经占了他的上风。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因为从此以后，他可以打破等级观念，而谁也无法归咎于他。那是国王的手谕啊，老伙计。他将这样向人们解释：毫无办法，这你也明白。

“请丘吉尔先生。”他对普里查特说。

他把信递给莉迪娅。他寻思着：自由党人对君主的职能一窍不通，并喃喃自语道：“国王就是对这些人不够强硬。”

莉迪娅说：“简直叫人讨厌透了。”

她才一点不会感到讨厌呢，沃尔登想；说实在的，也许她认为这一切还相当令人振奋呢；她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英国的伯爵夫人都在这种场合这样说罢了；既然她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所以更喜欢这种典型的英国说法，正如一个讲法语的人老爱讲 *alors* 和 *hein*^① 一样。

沃尔登走到窗口。丘吉尔的汽车还在前庭院子里突突地响着，车尾还冒着烟。司机站在车门旁，一只手搁在车门上，就仿佛他手中牵着的是一匹马，得管住它，不然就会跑掉似的。好几个仆

① 此处的两个法文词意思分别为“那么”和“什么”。——译者

人正在一旁瞧着，不敢近前。

普里查特进来报告说：“丘吉尔先生到。”

丘吉尔四十岁，比沃尔登整整小十岁。他个子瘦小，在沃尔登看来，他的穿着过于高雅了一点，简直有失绅士风度。他的头发正在迅速脱落，额上留有峰顶似的一绺头发，左右太阳穴旁各有一小圈鬃发，加上他那短短的鼻子和眼中始终闪烁着嘲讽的目光，使他显得狡黠、调皮，不难看出漫画家为什么常常把他画成一位恶意的天使。

丘吉尔握了握对方的手，轻快地说：“下午好，沃尔登伯爵。”他向莉迪娅鞠了一躬。“沃尔登夫人，您好。”沃尔登心里想：此人身上一究竟有什么东西会如此刺激我的神经？

莉迪娅给他递上茶，沃尔登请他坐下。沃尔登不愿寒暄。他急于想知道这一番小题大做究竟用意何在。

丘吉尔开腔道：“首先让我为自己硬要上门来找您，向您表示歉意，国王也为此表示歉意。”

沃尔登颌首。他并不想说“这一点也没有关系”之类的话。

丘吉尔又说：“我或许该加一句，要不是有十分紧迫的理由，我本不该来打扰的。”

“您最好告诉我是些什么理由。”

“您知道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知道。贴现率上涨了。”

“从 1.75% 涨到了接近 3%。涨的幅度可真大啊，还只几个星期呢。”

“我想您是知道其中的原因的。”

丘吉尔点了点头。“德国公司正在大规模地转嫁债务，一边回笼现金，一边买进黄金。再这样干几个星期，德国便可以收回其他国家欠它的一切东西，而德国自己则对这些国家债务累累——它本国的黄金储备将创造历史的最高纪录。”

“他们正准备打仗呢。”

“他们正利用这一办法以及别的一些法子。他们的税收已经超过正常的税额,达到十亿马克。这样做是为了强化他们那支本来已是欧洲最强大的部队的装备。您总还记得1909年,劳埃德·乔治在全国增收一千五百万英镑的税,当时几乎爆发了一场革命。唔,十亿马克相当于一千五百万英镑。这是欧洲历史上征收的最高税金……”

“不错,正是这样,”沃尔登插话说。丘吉尔像是一位登上了讲台的演说家,沃尔登可不想让他发表演说。“我们保守党人早就对德国军国主义感到担忧。现在,到了最后一刻,您却来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是正确的。”

丘吉尔泰然自若。“德国十之八九要进攻法国。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援助法国?”

“不必,”沃尔登吃了一惊,回答说,“外交大臣已向我们保证过,我们对法国不负有义务……”

“爱德华勋爵是诚心诚意的,”丘吉尔说,“但是他弄错了。我们跟法国之间达成的谅解是,我们不能眼看着法国让德国打败,而自己袖手旁观。”

沃尔登大感震惊。自由党人已经使每个人相信,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们不会把英国推入战火;而现在,自由党的一位主要大臣却在说一些相反的话。政客们表里不一,实在令人愤慨,但是沃尔登开始考虑战争带来的后果时,却忘了这一点。他想到的是,那些他认识的年轻人将不得不投入战斗,其中包括他自己花园里的几位颇有耐性的花工,那位寡廉鲜耻的男仆,棕色脸庞的农庄帮手,那些大吵大嚷的大学生,圣詹姆斯俱乐部里的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者等等……然而,这一想法随即又为自己心中的另一个令人心寒得多的念头取代了,于是他问:“我们能打赢吗?”

丘吉尔神情严肃,说:“我想不能。”

沃尔登盯视着他道：“我的上帝，那么你们这些人搞了些什么名堂呢？”

丘吉尔替自己辩护。“我们的政策向来是争取避免战争，您不可能在那样做的同时又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但是你们未能避免战争啊！”

“我们还在努力设法。”

“可你们认为会失败的。”

丘吉尔一时显得争强好胜的样子，接着将傲气咽了下去，说：“是的。”

“那么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要是英法两国联合起来也不能击败德国，那我们就必须有另一个盟国，第三个站在我们一边的国家——俄国。假使德国分散兵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我们就能获胜。当然喽，俄国军队，像那个国家里的所有东西一样，无能而又腐败，但是，只要能牵住德国人的部分兵力就行，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

丘吉尔十分清楚莉迪娅是俄国人，当着她的面诋毁她的祖国于他来说是十分不策略的，但是沃尔登没有计较，因为他完全为丘吉尔的话所吸引了。“俄国不是已经与法国结成同盟了吗？”他问。

“那还不够，”丘吉尔说，“只有在法国受到侵略时，俄国才有义务参战。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法国究竟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则有待俄国来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双方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因此，结成盟国无非使俄国人在愿意的情况下承担义务，投入战斗。我们则需要俄国重新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

“我不能想象你们这些人与沙皇携起手来。”

“那您对我们的判断就错了。为了拯救英国，我们愿意和魔鬼打交道。”

“您的支持者可不喜欢这么做的。”

“他们不会知道的。”

沃尔登看得出来这席对话将导致何种结局，这前景令人振奋。“您心里有什么主意？签订秘密协定？还是不形诸笔墨的契约？”

“两者兼而有之。”

沃尔登眯起眼睛打量着丘吉尔。眼前的这位年岁不大的鼓动家也许挺有头脑，他想，不过他的头脑不会为我的利益而出谋划策。原来，尽管英国人民对残暴的俄王朝深恶痛绝，自由党却想跟沙皇达成秘密交易——但为什么要来告诉我呢？他们想方设法把我拉进他们的圈子里去，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出于什么目的？难道是为了一旦捅了漏子，他们可以找出一个保守党人当替罪羊吗？要这么干，他们得派一个比丘吉尔更加老谋深算的人来引我上钩才是。

沃尔登说：“往下讲。”

“我已主动开始与俄国海军谈判，谈判方针与我国同法国的军事谈判相一致。这些谈判在较低级的水平上进行已有一些时日，眼下即将进入正式谈判。一位年轻的俄国海军上将正要前来伦敦。他便是亚历克赛·安德列耶维奇·奥洛夫亲王。”

埃迪娅脱口说：“亚历克斯^①！”

丘吉尔瞧着她，说：“我相信他和夫人您是亲戚吧。”

“是的，”莉迪娅说道，出于沃尔登无法猜度的某种原委，她显得有点神不守舍。“他是我姐姐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是我的……侄儿？”

“外甥。”沃尔登说。

“我不知道他已当上了上将。”莉迪娅又补了一句，“一定是新近提升的吧。”这时她恢复了常态，显得从容、镇静。于是，沃尔登相信，刚才她显得心神不定的一刹那仅仅是自己的错觉。亚历克

^① 亚历克斯是亚历克赛的昵称。——译者

斯将到伦敦来，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十分喜欢那个小伙子。莉迪娅说：“他还年轻，竟如此有权有势。”

“他三十岁，”丘吉尔对莉迪娅说。沃尔登不由联想到，年仅四十岁的丘吉尔已经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统帅，不也很年轻嘛。丘吉尔的神情似乎表明：世界是属于我和奥洛夫这样才华卓越的年轻人的。

可是你有求于我呢，沃尔登想。

“再说，”丘吉尔又说，“奥洛夫是沙皇的外甥——因为他父亲，即已故的亲王与沙皇沾亲。更重要的是，他是除了拉斯普庭^①以外沙皇所喜爱和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如果今日俄国海军有什么人能对沙皇进行工作，使沙皇站在我们一边的话，这个人就是奥洛夫。”

沃尔登把脑子里思考的问题吐露了出来：“要我起什么作用？”

“我要您代表英国参加这些谈判——我要您把俄国放在托盘上端给我。”

这家伙真会异想天开，沃尔登想。“您要我和亚历克斯进行谈判，建立英俄军事同盟？”

“是的。”

沃尔登当即看出这一任务十分艰巨、棘手，同时又会给自己带来说不尽的好处。他把内心的兴奋隐藏起来，没有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尽管他很想这么做。

丘吉尔又说：“您认识沙皇本人。您了解俄国，又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根据姻缘关系，您是奥洛夫的姨父。1906年，你曾经说服沙皇站在英国而不是德国一边。那时由于您的干预，阻止了

^① 拉斯普庭(1871—1916)是沙俄时期的长老和冒险家。他对沙皇皇后施展催眠术，并通过皇后对尼古拉二世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最后因滥用权力，遭到了贵族的暗杀。——译者

伯约科条约的批准。”丘吉尔停顿了一下，又说，“然而，在代表英国参加这些谈判的人选中，您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候选人。根据威斯敏斯特^①目前的意向来看……”

“我知道，我知道。”沃尔登不想去讨论那个话题，“不过，后来您改变了主意。”

“总之一句话，您过去是沙皇器重的人。现在看来您仍是他多少还有点信任的唯一英国人。反正，沙皇给他的表兄、国王乔治五世陛下发了电报，坚持让奥洛夫和您打交道。”

沃尔登可以想象，如果激进派得知他们不得不把一位保守的老托利党^②贵族扯到如此秘密的勾当中去时，将会感到惊愕不已。“你想你们当时吓得目瞪口呆了吧？”他说。

“一点也不。我们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政策和你们的政策差异并不很大。而且我始终感到决不应该以国内问题上的政见分歧为理由使您失去以自己的才能为陛下政府效劳的机会。”

恭维起人来了，沃尔登想。他们急需我的帮忙哩。接着，他大着嗓门说：“这一切怎么个保密法？”

“这次来访将会像一次社交访问。要是您同意的话，奥洛夫在伦敦时将住在您府上，由您把他介绍给社交界。您的闺女今年该踏入社交界了，我没说错吧？”他说完望着莉迪娅。

“不错。”她说。

“这样，你们反正得经常在外头露面。您也知道，奥洛夫眼下仍然只有一个人，而且，显而易见，他的条件很好。我们可在国外大造舆论，说他前来找英国女子做妻子。也许他真的会找到一位呢。”

“好主意。”沃尔登突然意识到自己打心底里喜欢这件事。在

① 威斯敏斯特是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② 托利党是现在的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译者

索尔兹伯里^①和贝尔福^②的保守党政府里，他一向是一名半官方的外交家。不过近八年来他一直没有任何国际政治活动。现在他将有机会重新抛头露面。他重又记起那些引人入胜、令人神往的事来：秘而不宣、赌徒般的谈判艺术；名人性格之间的冲突；小心翼翼地规劝，恃强凌弱，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等。俄国人是不好对付的，他不禁陷入了回忆之中。他们往往反复无常、固执傲慢。不过亚历克斯还是可以驾驭的。沃尔登娶莉迪娅时，亚历克斯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当时他十二岁，身着水手服。后来亚历克斯在牛津大学读了两三年书，假期中曾几次来沃尔登府第做客。那时他的父亲已过世，因此，沃尔登在他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倘若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在一个青年身上花这么多时间的），结果，他获得了一个思维活跃的青年人的友谊，这使他无比高兴。

这层关系是谈判的良好基础。我相信我可以使谈判获得成功，他想。那该是多大的胜利啊！

丘吉尔说：“我可以认为您已经接受了这一任务了吗？”

“当然。”沃尔登说。

莉迪娅站起身来。“不，不，二位不必起身，”当两位男人跟着她一起站起来时，她说，“我走了，让你们去谈政治。您留在这儿用晚饭吗，丘吉尔先生？”

“很不凑巧，我要到城里赴约。”

“那么我跟您道别了。”她握了握她的手。

她走出八角形客厅——他们一家常在这儿吃茶点。她穿过大客厅、小客厅，走进花房。这时，一位花园杂工正捧了一大束粉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从通向花园的门走进花房，这些花是为吃晚饭而准备的。莉迪娅喜欢英国，格外喜欢沃尔登府第，其原因之一就是

① 索尔兹伯里曾是英国保守党领袖，还当过首相。——译者

② 贝尔福曾是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担任过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译者

因为它们是花的世界。她每天清早和傍晚都让人剪来鲜花，即便在冬天，在花朵只能在温室里生长时，也不例外。

那花园杂工用手碰了碰帽子——除非主人对他讲话，否则他可以不脱帽，因为花房从名义上说也是花园的一部分——把花束摆在大理石桌上，走了出去。莉迪娅坐下身去，呼吸着凉爽、芬芳的空气。花房是使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好场所。刚才关于圣彼得堡的谈话使她深受震撼。她记忆中的亚历克赛·安德列耶维奇是个腼腆、英俊的小男孩，当时他正参加自己的婚礼。在莉迪娅的记忆中，那一天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把花房用作自己的避难所是违反常情的，她心里想。这座宅院有不胜枚举的房间，供各种场合使用：早餐、中餐、吃茶点和晚饭各有不同的用房，还有弹子房和枪枝陈列室；洗衣，熨烫，做果酱，擦洗银器，悬挂猎物，贮存酒类，掸刷外套……都有专门的房间。她自己的套房由卧室、化妆室和起居室组成。然而，当她需要静心养息时，她却来到这儿，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望着粗糙的石砌水池和大理石桌子的铸铁腿架出神。她已经注意到，她丈夫也有一个非正式的避难所：斯蒂芬为某事感到心烦意乱时，他便到枪枝陈列室去，在那儿看猎狩指南。

如此说来，亚历克斯将是她在伦敦社交季节中的客人。他们将谈论故乡，谈论大雪和芭蕾舞，还有炸弹。见到亚历克斯还将使她想起另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那个她未能嫁给他的人。

尽管她和那个人已十九年未曾见面，可是一提到圣彼得堡，她便会想起他来，并使她的肌体——她那被吃茶点时专用的波纹绸罩袍覆盖着的肌体长出鸡皮疙瘩来。当时他十九岁，跟她一般大小，是个饥肠辘辘的穷学生。他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有着像狼一般的脸，双眸则似猫的眼睛。他瘦得像竹竿似的，皮肤白皙，身上的汗毛软而发黑，十分健美。他有着异常灵巧的双手。想起这段往事，她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那倒不是因为想起了他的肉体，